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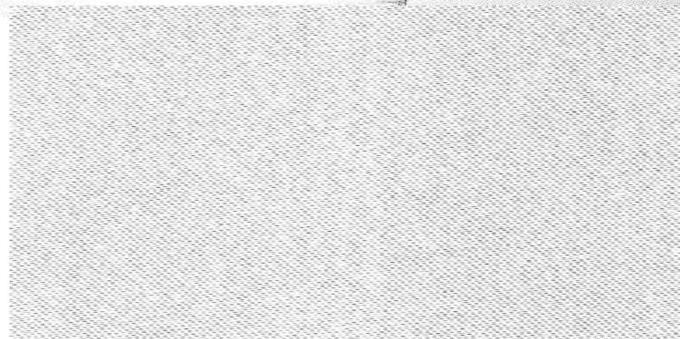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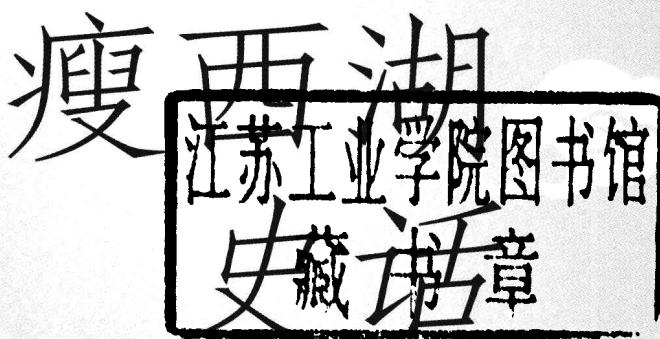
诗画瘦西湖丛书

朱福娃/著

瘦西湖 史话

诗画瘦西湖丛书

朱福桂/著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瘦西湖史话 / 朱福桂著. - 扬州:广陵书社, 2005.5

(诗画瘦西湖丛书 / 刘马根主编)

ISBN 7-80694-097-9

I . 瘦... II . 朱... III . 湖泊 - 简介 - 扬州市

IV . K928.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9251 号

丛 书 名 诗画瘦西湖丛书
主 编 刘马根
书 名 瘦西湖史话
著 者 朱福桂
责任编辑 高小健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社 址 扬州市凤凰桥街 24-6 号
邮政编码 225002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3.5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94-097-9/K·40
定 价 60.00 元(全套六册)

凡广陵书社版图书印装错误均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扬州瘦西湖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国家 AAAA 级旅游区，是著名的湖上园林和游览胜地。她历史悠久，文化丰厚，人文与自然交融，婉约与豪放兼蓄，在国内众多的风景名胜区中，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异的风采。“扬州园林之胜甲于天下”，瘦西湖堪称最为典型的代表。

瘦西湖是来扬游客的必至之地。每年接待海内外观光客以数百万计。游客在欣赏瘦西湖景致的同时，都希望对瘦西湖能有一定的了解，希望对瘦西湖了解得更系统全面的也不在少数。满足游客的要求，在挖掘整理有关瘦西湖资料的同时加大对瘦西湖的宣传力度，是我们着力推出这套“诗画瘦西湖丛书”的主要目的。

这套丛书主要着眼于瘦西湖的历史，瘦西湖的造园艺术，瘦西湖的名诗、名文、楹联，以及瘦西湖的游览引导这几方面的内容。编著者都是这方面研究有素的专家，他们都按体例的要求尽了自己的努力。希望这套篇幅不大而容

量不算太小的丛书，能够帮助大家在瘦西湖览胜的同时获得相关知识，增添一些旅游趣味，品赏一些美诗美文，从而使旅游变得更加丰满和充实。也想通过这套丛书，将深情的瘦西湖刻在更多人的心上。

编辑这样的“丛书”，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经验不足，时间匆促，不足与缺陷在所难免，恳请广大旅游者和专家们给予指正。

孙子明

二〇〇五年四月



the Slender West Lake

瘦西湖史话

打开历史的门 沿着
曲折幽深的河道
去追寻 去回味

目 录

CONTENTS

引言 / 1

简单的回溯 / 3

初期的瘦西湖 / 9

瘦西湖的兴盛 / 19

风雨瘦西湖 / 51

风光无限瘦西湖 / 77

附录：康熙、乾隆六次南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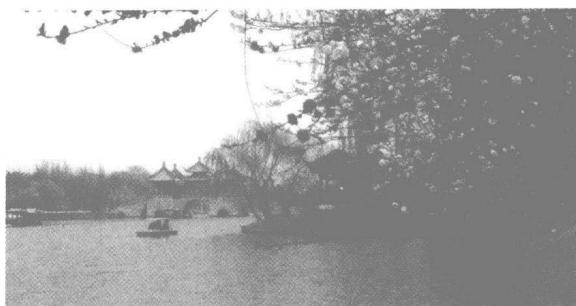
莅扬活动简况 / 95

备注 / 103

引言

清人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中说：“天下西湖三十有六。”在众多的西湖中，唯有位于“淮南江北海西头”和运河之滨的扬州西湖，独占得一个“瘦”字。这个“瘦”，是源远流长的扬州水文化所赋予的灵秀之气，也是根深叶茂的扬州造园文化所积淀凝成的结晶之体。

清人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中说：“天下西湖三十有六。”在众多的西湖中，唯有位于“淮南江北海西头”和运河之滨的扬州西湖，独占得一个“瘦”字。这个“瘦”，是源远流长的扬州水文化所赋予的灵秀之气，也是根深叶茂的扬州造园文化所积淀凝成的结晶之体。



瘦西湖史话

简单的回溯

园林的构建,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把自然山水作为直接的审美观照而形成和发展的。无论是规模宏大的天然山水园或精巧多姿的人工山水园,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审美主客体的统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园林所给予人的“目既往返,心亦吐纳”的怡情悦

性的境界,成为人文与自然高度结合和贴近天人合一亲缘关系的象征。扬州的造园历程,完全印证了这一特殊的审美现象和规律。

扬州园林究竟肇始于何时,是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但早在西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刘濞为吴王都广陵时,曾在北郊雷陂(亦称雷塘)之畔筑有“钓台”,这是史有明文的。钓台究为如何,现在难以设想,倒是南朝刘宋时期的鲍照在他的名篇《芜城赋》中透露了一些消



沈约宋书徐湛之
侍郎云康陵首有
高樓澤之更加修
整起風子月觀吹
臺翠室果竹繁盛
花藥成行美酒次
敬其遺址即是此
山今楊柳斯頌雖
非徐氏之舊仰尋
四景之故昔云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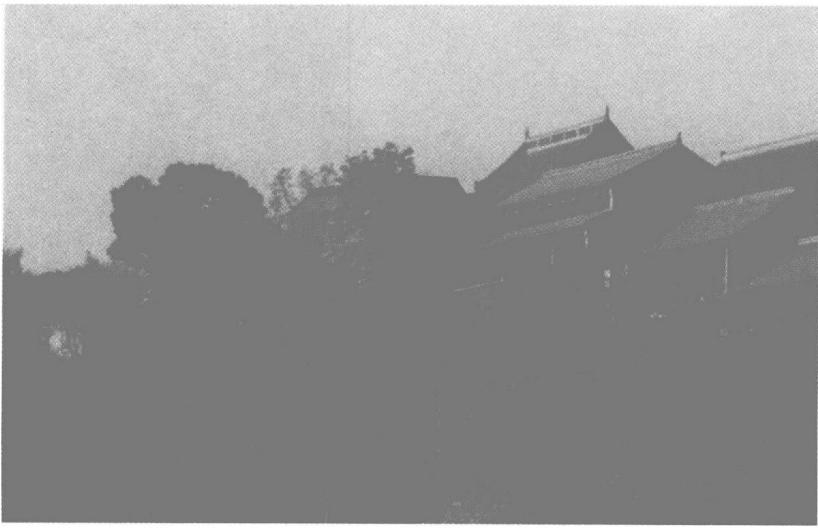
息。鲍照登广陵故城，抚今追昔，想起了广陵的“当昔全盛之时”，那时，有“藻扃黼帐，歌台舞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装饰着彩门绣帐的歌堂舞阁和点缀着石池玉树的渔猎之馆。据唐代扬州人李善的《文选》注和后来的种种注释，这个“当昔全盛之时”，指的是西汉刘濞时期，所谓“藻扃”、“璇渊”等等，即是刘濞时的建筑。文人作文，尤其是作赋，不免有夸张和夸饰的成分，基本事实却不会出入太大，何况刘濞“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土马精妍”，完全有气魄这样做。这说明至迟在公元前一百五十多年，扬州就有了规模较大的宫苑园林建筑。这之前，扬州已具备了造园的技术条件，亦是可想而知的。

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447)，徐湛之任南兗州刺史驻广陵。史书上记载：“广陵旧有高楼，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茂，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盛，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城北陂泽即雷陂(雷塘)，徐湛之在这里构筑园林，可以说是见诸史籍的一次有计划的造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广陵旧有高楼”云云，透露了一个事实：前代遗留下来的园林之类的建筑是不少的。虽然此前曾遭到战乱的破坏，还有遗迹存留于世间。

隋大业元年(605)以来，隋炀帝三次来到扬州，建造的离宫别馆有江都宫、显福宫、临江宫(亦名扬子宫)等。这些宫馆既有崇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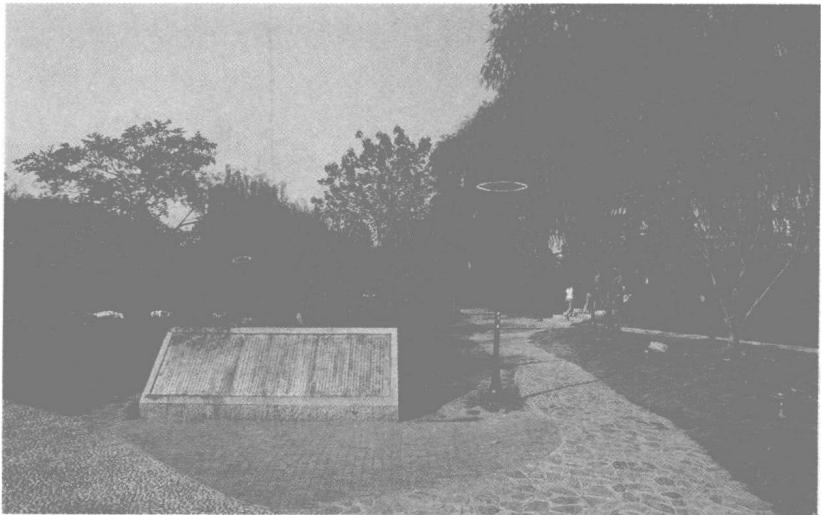
峻阁、复道重楼，又有风轩水榭、曲径芳林，甚至传说还有与洛阳的“幽房曲室，千门万牖，人误入者，终日不能出”的“迷楼”相似的扬州迷楼，可以说是宫室和园林的结合，或可称为行宫御苑。更为重要的，当时有许多北方匠师参与此类工程，他们与南方的匠师交流融合，促进了建筑技艺水平的提高。后来扬州的园林建筑兼南北之长，应是这时奠定了基础。扬州的隋宫，至唐代仍在，不过有的改作佛寺，如人们从唐诗中所熟知的禅智寺，原来即是隋代行宫。

唐时，全国都市之盛以扬州为第一，有“扬一益二”之称。其时“扬州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占道建筑。在市井相连的“春风十里扬州路”上，园林占有很大的比重。从杜牧的“天碧楼台丽”、姚合的“园林多是宅”的诗句中，可以想见当时扬州园林之盛。唐李复言撰的《续玄怪录·裴谌》故事中说，



贞观中有药商裴谌，在扬州二十四桥之一的青园桥东有樱桃园住宅，这座住宅“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烟翠葱茏，景色妍媚，不可形状”。另有一座“郝氏园”，较樱桃园犹有过之。甚至“有大贾周师儒者，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这些例子说明，唐代扬州园林（一般均为私家园林）规模都很可观，这是唐代扬州高度文化成就在一个局部的反映。到了唐末，“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续相攻，六七年间，连兵不断，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这些园林如今均已不复存在，只有从文字记载上去领略了。

比起以往来，宋、元期间造园活动稍逊，这是和扬州地处江淮



前线战事不断以及运河阻塞、漕河改道有关的。但仍有一些公私园林被记载下来,如宋朝的“四并台”、“云山阁”、“万花园”,元朝的“平野轩”、“崔伯亨园”等,都名重一时。此外还有不少零零星星的亭阁建筑,见之于诗文记述中。

到了明代,永乐年间重开漕运,修浚大运河,扬州又恢复了交通枢纽和江南商业中心的地位,各地商贾云集,侨寓者甚众。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扬州造园艺术的提高。许多外地特别是徽州和苏州一带的建筑匠师纷纷来到扬州,带来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建筑手法,丰富了扬州建筑艺术的内涵。这时期扬州园林很多,最著名的为明晚期扬州望族郑氏兄弟的四座园林,即郑元勋的影园、郑元侠的休园、郑元嗣的嘉树园、郑元化的五亩之园。其中规模最大、艺术最精的当推位于新城流水桥的休园和位于旧城南湖(今荷花池附近)的影园。影园还是当时的大造园家、《园冶》的作者计成主持设计和施工的,堪称为造园的经典了。





从当时园林的分布情况来看，大多是建在城内的宅住园及建在附廓的游憩园，尚未发展为郊外的别墅式园林。这尚有待于新的造园风气的到来。

这些园林的历史存在，为清代中叶扬州造园的兴起，尤其是瘦西湖园林组群的出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初期的瘦西湖

瘦西湖原名炮山河，一名保障河，后又名保障湖。从名称即可知道，它本是随着历代扬州城址的变迁而逐渐形成的纵横交错的城濠和通向古运河的水道。最初的水源来自扬州西北甘泉、金匱两山之间，汇集于蜀冈南麓，再由蜀冈中、东峰的平山堂、观音山之间的九曲池冲泻而出，流经条条河沟，从东、南两个方向分几支由高桥、二道河、响水桥、南水关、龙头关、便益门注入运河。因系杈杈桠桠的河沟，故当初称河不称湖，而且是有源头活水的。

从明代到清初，保障河除了自然风光，并没有成为风景名胜区。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纵游各地，多有歌咏和记述，在他的《五岳游草》和《广志绎》中，写到扬州的瓜洲，写到扬州的水利，也写到扬州的“养瘦马”的调教工夫，就是没有写到炮山河或保障河。明末清初的遗民张岱，在“国破家亡”之际回顾以往，写下了名著《陶庵梦忆》，里面有几则是专写扬州的。“扬州清明”极写明代扬州清明节的热闹与繁华。

扬州清明，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故轻车骏马，箫鼓画船，转折再三，不辞往复。监门小户，亦携肴核纸钱，走至墓所，祭毕，则席地饮胙。自钞关、南门、古渡桥、天宁寺、平山堂一带，靓妆藻野，袨服缛川。……余所见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差足比拟。然彼皆



团簇一块，如画家横披；此独鱼贯雁比，舒长且三十里焉，则画家之手卷矣。

里面提到钞关、南门、古渡桥、天宁寺、平山堂，没有提到保障河的景物，大概那时“箫鼓画船”上所见的，仍是保障河的自然风光。

事情也不是没有变化。历史学家谈迁为了重写明史《国榷》，特地往北方实地探访和搜求资料，于顺治十年（1653）七月路过扬州，作了数日逗留。他拜谒了史可法墓，游览了兴教寺、琼花观、平山堂，看到了至今仍生气盎然的可四人合抱的城隍庙大银杏树，当然也游了保障河。他“贾锐（鼓足勇气）度红桥”，印象是“虽平原旷寂，实北邙也”。“北邙”即邙山，在洛阳之北，故称北邙，是东汉、魏、晋王侯的葬地。这里代指墓地，说明红桥周围尚很荒凉。但“过西门濠水一勺，贵势家别业相望，借流种荷”。西门城河附近已密布着贵势之家供休憩的别业，并借河流种植荷花。保障河大片种植荷花，是成为新景观的开始，也开拓了新的前景。

上面提到的“红桥”，是明末崇祯间跨在保障河上的一处建筑，为九曲木桥，桥桩四层，层各四柱，桥板六层，层各四板，围以红栏，故称红桥。建桥的本意原是按“形家”（风水先生）的说法，用以“镇水口”

